

思念,在春分夜敲窗

□施建

春分,于常人而言只是二十四节气之一,对我们学地理的人来讲,有着更深一点的理解。是日,太阳东升西落,拉成一条平分地平面的直线,白天与黑夜时间等半,此后半年时光,日长夜短、温暖相随。

正是在春分日的夜里,我做了一夜的梦,一夜温暖的梦。梦境是在三里墩,在曾经的南通教育学院校园里。校园很热闹,打球、听音乐、嬉闹,笑声几次差点把我从梦里挤出来。梦里最后的镜头定格在毕业季,与蔡建、许灿峰等几位同学话别,依依不舍。然后,我站在校园里的水杉树下,独自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……

梦醒了,我在黑暗中感觉到了自己眼角的湿暖,就像这个初春季节的空气。我平时晚上极少做梦,年龄渐长也就懂得了更多的事事沧桑,该想的白天想过了,不该想的晚上也不多想。夜晚时光读书写字,然后倒头就睡,醒来便起,睡前一切放下,醒来马不停蹄。睡去,就像是和这个世界的短暂隔离。尽管觉得自己算是过得已经比较透彻,甚至偶尔近乎洒脱,但是春分夜的一个梦告诉我,人生中的有些情感和记忆,即便在平常的时光里已经沉淀到了很深处,也终究不会真的被埋没,她会在一个自己也没在意的时刻冷不丁地跑出来,以思念

缅怀恩师李邦昌

□祖丁远

2001年2月,李邦昌同志因病不幸去世,噩耗传来,涕泪纵横。我半世坎坷,后来能写出20多本书,在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上小有成就,这和李邦昌同志的培养、关爱和激励是密不可分的。

1933年6月4日,我出生在长江边的启东东黄仓镇。1947年夏秋季风暴中,我家的住房被江水淹没;当年初冬季节,搬回一江之隔的崇明老家,那年我15岁。

1950年6月4日,我生日那天,从崇明县考入南通地委党校土改训练班学习,两个多月后,成绩合格结业,被分配至启东县委土改工作队。我结合土改工作实际,写了几则农村新气象的小稿,寄给当年启东县委主办的《启东通讯》小报。《启东通讯》是由启东县委宣传部李邦昌通讯站长编辑出版的。他看了我的稿子,非常重视,亲自修改,到工作队来找我,除对稿子提出意见外,还告诉我写新闻应注意的事项。他送我一本陆定一的《怎样写新闻》。此后,我在《启东通讯》上先后发表了几篇数百字的新闻。当年12月初,在邦昌老师推荐下,县委组织科把我调至县委通讯站当干事。我协助邦昌老师编《启东通讯》,熟悉编辑工作。他带我下乡采访,手把手教,使我的写作水平提高很快。邦昌老师指导我为《苏北日报》《苏北大众》写稿。

1951年冬,邦昌同志被调往汇龙镇百货公司任经理和党支部书记。他到县委开会,一有空总来关心我,帮我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,指点我如何进一步开展全县的通讯工作。

1952年秋,我离开启东,去《苏北日报》当记者。前往扬州报到前,我

的名义敲打心门。

自1992年那个夏天走出大学校门,至今已经整整30年,我们这帮同学也都从青葱少年到了已知天命。虽然彼此之间离得不算太远,不必天涯海角的踮脚相望,但终究因为平日里各人有各人的事,相聚并不算多,也只能在同学群里彼此问候、唠叨几句,话题常常不由自主地跑回曾经是市区东郊略显偏僻的三里墩。同学们一边顺应自然的规律开始衰老,一边正收获辛勤努力得到的回报,无论是职位的提升、高职的评定、转型的成功,或者是儿女们的事业有成、孙辈的天真可爱。当年我们这帮上了师范院校的同学,在读时政府有粮票和菜金补贴,毕业后又包分配工作,虽算不上大富大贵,日子过得还大体安稳,自己也都很满足。如今,曾经的母校所在的区域已成为南通大学钟秀校区,听说将来还会被置换,另作他用。但是,旧时的水杉依旧茂盛,勤人湖水常青,同学们彼此的思念也不断,就是梦里也有相聚的快乐时光。

看看时间,醒得比往日早。趁天还没亮,我还想眯着眼继续躺一会儿,梦应该走得还不远,说不定就又能赶上,哪怕,只一会会儿,就像上学时,外面偷玩了会儿,然后再悄悄溜进教室,听老师继续讲课。

去百货公司向邦昌老师辞行。他既为我高兴,又谆谆教导我要谦虚谨慎、勤奋努力,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。

我从启东调到《苏北日报》不久,邦昌老师也从启东调到南通《江海报》任记者、编委、办公室主任。接着,我从《苏北日报》调至南京《新华日报》不久,邦昌老师又从南通调往省委宣传部任指导员。我们一起在南京工作。1954年7月,我已加入了党组织,担任社长吴镇的秘书兼总编办公室秘书,并被选为编辑部青年团支部书记。觉得事情多而杂,影响了我的写作。邦昌老师知道我有情绪后,语重心长地开导我,要我顾全大局、爱岗敬业,加强理论学习,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。

我在南京工作期间,我们常在一起,邦昌老师还邀请我去他家吃饭。那是“瓜菜代”的灾荒年月,粮食十分紧张,他们夫妇俩不仅以丰盛午餐招待我,还坚持让我吃了晚饭才回。

留在报社半年后,省级机关号召干部下放,我要求下基层锻炼,去了出生地启东。临行前,邦昌老师反复叮嘱我,不管环境怎样,要经得起考验,并建议我到学校去教书,这样可以有寒暑假,并勉励我继续写作。

1979年2月,我得到了彻底平反改正,又可握笔写作了。这时,邦昌老师担任省委组织部和宣传部合办的党刊《党的生活》杂志主编,立即向我约稿。邦昌老师指导我写了许多文章,和他一起在南京、南通等地采访合作了多篇有分量的作品,后来都收入了由他主编的几本报告文学集里。

后来,我创作了300多万字的文艺作品,版了20多本著作,这些都渗透着邦昌老师的指导和帮助。

灯下漫笔



鸟与海棠 孙镜福

春来野蔬香

□陈健全

俚语有“家花没有野花香”之说。倘若借用于菜蔬,便成了“家蔬没有野蔬香”。阳春三月,当地荠菜白花满头时,香椿、枸杞、马兰头恰好也出头了,可谓应时当令的“三巨头”。

春来椿树沐雨而茁,经风发芽,嫩蕊甫张。红彤彤的椿芽,吾乡称之为“椿头”,张着娇羞欲开的小嘴,蕴含春心、不染纤尘、惹人怜爱。在水一方,采摘那一簇簇椿头,只取一拊许,想来,颇有点“采采卷耳,不盈顷筐”的兴味。不在乎多少,乐在其中的,倒是椿头在手,不止手有余香,连周遭空气都染得清香横溢。

鲜嫩的椿头,无论是单独凉拌,还是拌豆腐,芳香而味隽。汪曾祺先生在散文《豆腐》中写道:“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。嫩香椿头,芽叶未舒,颜色紫赤,嗅之香气扑鼻,入开水稍烫,梗叶转为碧绿,捞出,揉以细盐,候冷,切为碎末,与豆腐同拌(以南豆腐为佳),下香油数滴。一箸入口,三春不忘。”好个三春不忘的香椿拌豆腐呀!想想都让人垂涎欲滴。

不过,我觉得,椿头还是炒鸡蛋为妙。前不久返乡,妈妈一如从前,以椿头炒草鸡蛋,色香味形俱全,一上桌瞬间光盘。这,不正应了宋人苏轼所赞“椿木实而叶香可啖”?怪不得,出生吾乡的李渔推崇备至“菜能芬人齿颊者,香椿头是也。”春风里,一边美美品尝家乡的椿头,一边不禁想起旅美作家苏炜在《香椿》一文中的感慨:“几乎没有什么东西,比香椿更带乡土气息而显得弥足珍贵的了。”是啊,说到游子软软的心坎里去了!想来,我咀嚼的岂止是椿头?

枸杞,亦多生河岸,一丛丛披纷的枝条逢春婀娜多姿、青翠欲滴。枸杞头,是其抽生之嫩叶,椭圆的叶子,两头长着小尖尖。枝茎上有短刺,虽冒着被刺扎手的风险,却挡不住尝鲜的渴望。小时候,别处不谈,离家不远的玉带河边春苗恣肥,遍地有之,随妈妈摘过。所以,我也“实践出真知”。掐枸杞头是有技巧的,大拇指指甲与食指夹住叶尖,轻轻一扭即可,不大一会儿,便盈一篮。

到家,枸杞头清炒、凉拌皆好。大抵因其有丝苦涩,妈妈做得最多的

是爆炒枸杞头,除了油盐,加一匙糖、滴点儿醋,有奇香,让人胃口大开。那时,还没读到陆龟蒙的《杞菊赋》、苏东坡的《后杞菊赋》,也没读过刘禹锡的“枝繁本是仙人杖,根老新成瑞犬形。上品功能甘露味,还知一勺可延龄。”更顾不上听妈妈老生常谈它平肝明目的养生功效,我很简单,就喜欢那特有的甜酸苦涩味,口内生津。不由自主,一筷又一筷,一口口浓郁的春天气息。知子也莫如母,春日返乡后回通,妈妈少不了让我带上一马夹袋择好的枸杞头。

马兰头,贴地丛生,一身新绿,在绵绵春雨中滚珠流翠,洋溢着春天的烂漫喜悦。正如诗云:“马兰不择地,丛生遍原麓。二月春雨足,碧叶绿紫茎。”它,因貌似小菊,也叫紫菊、阶前菊、路边菊、马兰菊、蜚蜞菊。有天,偶翻王磐的《野菜谱》,长了知识,方知古时其名“马拦头”。田头丛生的马兰头见雨疯长,拦马前行。民谣有:“马拦头,拦路生,我为之拔之容马行……”而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,其叶似兰而大,民间称物之大者为“马”,故称“马兰头”。

同时,《本草纲目》还有这么一段话:“泽卑湿处甚多。二月生苗,赤茎白根,长叶有刻齿,状似泽兰,但不香尔。南人多采灼晒干,为蔬及饷饭。”于此看来,暂且放下浮名,采撷入饷却是真功。言及采马兰头,陆游老先生早有诗云:“离离幽草自成丛,过眼儿童采撷空。”试如今,不见儿童采,倒是有回于城南郊野,遇见几位大妈用小锹在挑马兰头。其实,无须小锹,手掐便行,摘其最嫩的顶芽,一股野香随手弥散。

至于吃食,袁枚这个美食家在《随园食单》中建议:“马兰头摘取嫩者,醋合笋拌食,油腻后食之,可以醒脾。”盖因马兰头味辛、性凉,凉拌最宜。不过,我家不曾合笋拌过,多为凉拌香干。烧锅滚水,马兰头先汆水,去其涩味,再过冷水,沥干,细细剁之,加点香干,绿莹莹的,赏心悦目,吃口甘爽。春又至,叫我如何不想她?

从小到大,这些春天里的野菜,不知解我多少衷肠。感念之余,忘不了的是那乡野自然芬芳的气息,让我沉浸其中、回味良久。

芬芳一叶